

終身教職制導致美國高等教育越來越不國際化

駐洛杉磯辦事處教育組

美國各大學的主管都很關注全球事務，積極招收國際學生，也忙著與世界各國的學術機構簽合作協議，不斷強調校園國際化的觀點。但美國高等教育真的越來越國際化，還是反而越來越愈狹隘化？值得探討。

根據由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發行的 *Seeing the World: How U.S. Universities Make Knowledge in a Global Era* 這本書指出，答案恐怕是後者。美國大學的獎勵結構（Reward structures），讓原本應該具備國際觀點的教授，尤其社會科學領域方面的學者，只關注本國的可能性大增。該書作者為史丹福大學教授 Mitchell L. Stevens 及美國大學（American University）教授 Cynthia Miller-Idriss，還有社會科學研究委員會（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的理事長 Seteney Shami，他們的書集結一系列與社會科學學科領域學者們的採訪。

以下是前 2 位作者以電子郵件回復有關大學國際化的提問：

Q：大學校長們常談論有關全球化觀點或國際化，然而，你的書建議高等教育領域具有明確的美國焦點。這是為什麼？

A：毫無疑問，美國的大學正在追逐全球的客戶和贊助，但是我們發現，這些全球野心常常與社會科學領域的學者不相稱，他們往往對國際研究感到躊躇不前。美國所有與社會科學相關的書、期刊發行及聘任教授的委員會，都只對主題是北美或西歐為範圍的研究感興趣，因為 20 世紀世界舞台的主導重心幾乎都集中在這個區域，擁有最獨特的世紀遺產，這些地區毫無疑問在世界舞台上佔據統治地位。

Q：據你的觀察，有某些領域在擁抱國際化視野有較為出色的例子嗎？

A：沒有較好或較差，只有面向不同的差別而已。經濟學家常一口咬定，經濟以數據解釋的模式可以超越過文化背景，例如不必了解語言文化，該國人口普查統計數據模式所顯現的涵意，就可以清楚的掌握到，但事實上卻非如此。傳統的政治科學是著重於以比較分析的方式來認識當地國的特殊狀況，但科技化的時代來臨，區域專門知識已被認為次於方法論的專門知識，政治科學家大量運用定量研究方法來分析，已不再突顯國際化的需求了。而社會科學算是 3 個科學中最

狹隘的，大學社會科學部門的主任也坦白表示，他們常會直接了當的勸退那些想從事國際研究的學生，因為研究主題若與美國無關，將來畢業出來，就業市場或教職都難求得一席之地。

Q：為什麼終身教職制有鼓勵美國研究者專注於自己國家的作用？

A：終身教職被任用的過程主要由專業來衡量。學者們必須通過學科刊物、大學出版社和會議上的出版物和演講來獲得可識別的學科成就。外部評論者主要甚至完全來自同一學科。而且因為這些專業只看重他們自己的理論抽象描敘，所以語境知識就會失重要性。這不僅是美國/國家對照全球知識的問題，而且是只看重對專用於特定問題或背景知識的價值。

Q：以美國優先的趨勢，會傷害到美國的高等教育？

A：沒錯，長期看來的確會如此。因為樹立具世界名聲和威望的大學學府競爭非常激烈，學者們需要有更多機會，將知識的影響遍及非美國地區的世界各地。相信那些美國的社會科學家們都會有相同的危機感，意識到若長期專注於民族優越的研究主題，難免會傷害到他們的學術的地位。但就短期而言，還沒有多大的問題，因為目前世界各地仍然深信不疑美國是創造世界學術的領先者。

Q：美國提倡美國優先，英國脫離歐盟，全球各地都有民族主義抬頭的趨勢，似乎世界有轉回頭的現象，對美國的研究人員有何影響？

A：這個重要但很少被意識到的因素就是冷戰結束。在 1945 年至 1989 年間，美國聯邦政府和國家科學院的領導人很大程度上相信共產主義對曾經被稱為西方的國家構成了一種存在的威脅。資本主義的全球崛起，以及中國、印度、巴西等經濟強國穩步而起，已經顛覆了古老的善與惡的區分，無論結果是好是壞，20 世紀下半葉學術贊助已被大量的運用，實現全球化是大家都想要的，但沒有清晰明顯的脈絡可循，也沒有重心點，但沒有人確定需要什麼。

譯稿人：吳迪珣/藍先茜 摘譯

資料來源：2018 年 2 月 23 日，高等教育內幕

<https://www.insidehighered.com/news/2018/02/23/authors-discuss-new-book-why-american-professors-and-universities-focus-us>